

翠袖乾坤

查小欣

藝人離婚，同情者寡，消費者眾，乃名利場套餐價。

天王或天后離婚更是可遇不可求的套餐時令精選，如天降野味，還不快快生剗剗皮起骨，肝、腎、肺、膽無一放過，用齊煎、炒、煮、炸、燉、燉各式烹調法，食到盡，以其滋補吸引力，催谷銷量。

王菲、李亞鵬婚變，全城熱話，又怎能逃得過被消費的命運？王菲、李亞鵬微博自爆離婚消息，猶如開了個自助記者發佈會，傳媒與公眾同時收到同一訊息，做法一視同仁，無分彼此，公開透明，打算封嘴零回應，以為乾淨俐落，可斷是非根，卻忘記了他們非身處烏托邦，而是無事生非的世界，不求當事人詳盡回應，但求當事人拒絕提供進一步資料，開放無限想像空間，方便創作。

約定俗成，認為夫婦仳離，以牽涉婚外情、不忠、欺騙、金錢瓜葛、婆媳不和、家暴、生兒育女、地位懸殊等家庭倫理肥皂劇的具創傷性理由，甚麼「夫妻緣盡」不過是托詞瞞真相，為迎合集體意願，力求解開婚變之謎，於是一篇一篇「獨家報道」陸續面世，繪影繪聲，「證據確鑿」、也有疑點重重、光怪陸離和搞氣度極高的人，供茶餘飯後熱烈討論，是藝人在台下提供的另類真入血肉娛樂。

王菲李亞鵬婚變餘波未了

最後難度叫人入信的是指控李亞鵬花心，有小小三、苛索金錢等男人最容易犯的錯，更急不及待，拍下李亞鵬在烏魯木齊簽紙離婚後，隨即去唱K，王菲則眼紅紅獨在北京以對比式報道，是要凸顯李亞鵬真的愛玩，以至傷透王菲心。誰叫他娶的是天后！換作普通男人，痛癢離婚書後，身邊的朋友都會力邀他去唱K解愁舒壓，發生在李亞鵬身上，卻惡化成罪惡。從K房偷拍照片可見，李亞鵬一隻手拿着咪高峰，另一隻手規規矩矩放在自己腿上，左右兩邊的陪唱小姐身子坐直，沒靠着李亞鵬身體任何部位，也沒繞着他的手，正經唱K，如有任何越軌親暱行為，能逃得過全民皆狗仔隊的法眼嗎？失婚男人肯去唱K解憂，友儕們舉腳贊成，李亞鵬離婚K放鬆心情卻被定性為不恰當行為，皆因「天后前夫」之名壓倒了惻隱心。

琴台聚彥火

楊絳逾一世紀的人生經歷，基本上若合了夏衍先生在八十歲給她賀壽題詞的旨意：

無官無位，活得自在；

才有才識，獨鑄偉詞。

楊絳對生活要求不高，甚至可以說，她不在乎生活物質的豐儉。

她一副精神全撲在做學問寫作上。

她曾說過：「我家沒有書房，只有一間起居室兼工作室，也充客廳，但每間屋子裡有書櫃，有書桌，所以隨處都是書房。」

上世紀八十年代，我經常去三里河南沙溝探望錢鍾書先生。

錢先生的大書桌是放在客廳中間。

我沒有見過楊絳自己的書桌。也許正如楊絳所說的，她的書桌與書櫃，每間房都有。

楊絳曾寫了一篇文章，叫《隱身衣》，可謂自況自喻，文中寫到她和錢鍾書最想要的「仙家法寶」莫過於「隱身衣」，生活中的她的跡近「隱身」，刻意低調，悠悠然隱於浮華繁囂之外，陶陶然全心治學，婉謝來訪。

楊絳在錢鍾書入醫院，就發願：「鍾書病中，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。照顧人，男不如女。我盡力保養自己，爭求『夫在先，妻在後』，錯了次序就糟糕了。」

一百零二歲的楊絳，身體仍伶俐。她日常起居飲食很有條理。她自稱：一、少吃油膩之物。二、經常購買大棒骨敲碎煮湯，再將湯煮黑木耳，每天一小

天言知玄

楊天命

要數中國史上的名妓，相信兩個由豐字組成的名字將浮現不少讀者的心中：李師師和陳圓圓。從她們的性格和經歷，我們可以印證到一些關於「風塵命」的八字理論。

根據歷史流傳，生於宋代的李師師自幼喪父喪母，被迫在妓院長大，順理成章成為精通琴棋書畫的一代名妓。據說，就連皇帝徽宗也禁不住被其才貌雙全的特質吸引，不但甘願拜倒其裙下，甚至更曾被她逗得團團轉。

話說貴為一國之君的徽宗在寵幸師師之後，一廂情願地以為可以獨佔花魁，不料原來對方卻繼續接待一直向她鍾愛有加的舊客人，經常激得龍顏大怒。不過奇就奇在，師師每次也能將危機擺平，反映其聰明才智，以及善於擺佈男人的手段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名妓八字

總結不少李師師的事跡，我認為她的八字明顯有着「食傷星」特性：「食傷星」即「食神」及「傷官」兩類才藝之星的總稱，所以若命無「食傷」，李師師又怎會天性聰明且精通藝術？何況名妓其也是「一種拋頭露面的表演行業，也只有得到「食傷」之助的命格，才能讓她獨佔鰲頭。

以女命而論，若八字極度地帶有「食傷星」其人不但頭腦佳，外表更會散發一種別透之美，但由於她們同時亦帶有剋制夫星的特性，所以若「食傷星」太多太重，便容易令女生淪落風塵。

其實明代名妓陳圓圓，其命運也明顯受到「食傷星」的影響：她命格的夫官不但坐着一「傷官星」，有研究者更估計其出生時辰，亦應以「食神」為天干。再加上她命格由十五歲開始便走「食傷」大運，令整個八字被這種拋頭露面、剋夫的特性所籠罩着，相信正是其風塵生涯的開始。

要數才貌雙全的名妓，天命心中還有一位：宋朝的嚴蕊。雖然歷史上關於她的事跡不多，但卻留下了「不是愛風塵，似被前緣誤」及「莫問奴歸處」這些寫盡風塵女子心聲的名句，相信也是位「食傷星」重的苦命女子吧？

碗，以保持骨骼硬朗。

三、她每天用枸杞西洋參泡茶。

四、每日早上散步、做大雁功，時常徘徊樹下，低吟淺詠，呼吸新鮮空氣。

五、年歲大了，又改為每天在家裡慢慢走七千步，直到現在還能彎腰手碰到地面，腿腳也很靈活。

爾今，一百零二歲的楊絳，寫了一篇《百歲感言》。

她對人生有深刻的體會：

人壽幾何，頑鐵能煉成的精金，能有多少？但不同程度的鍛煉，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績；不同程度的縱慾放肆，必積下不同程度的頑劣。

上蒼不會讓所有幸福集中到某個人身上，得到愛情未必擁有金錢；擁有金錢未必得到快樂；得到快樂未必擁有健康；擁有健康未必一切都會如願以償。

保持知足常樂的心態才是淬煉心智，淨化心靈的最佳途徑。一切快樂的享受都屬於精神，這種快樂把忍受變為享受，是精神對於物質的勝利，這便是人生哲學。

文末她為她的人生歷程做了小結：

我今年一百歲，已經走到了人生的邊緣，我無法確知自己還能走多遠，壽命是不由自主的，但我很清楚我快「回家」了。我得洗淨這一百年沾染的污穢回家。我沒有「登泰山而小天下」之感，只在自己的小天地裡過平靜的生活。細想至此，我心靜如水，我被平和地迎接每一天，準備回家。

這是多麼透脫的人生感言！

末了，我想起古羅馬的哲者西塞羅的一段話：

大事業的成就不是靠筋肉、速度，或身體的靈巧，而是靠思想、人格，或判斷；而這幾點上，老年人不但比別人壞，而且比別人好。

《說楊絳》之十一（完）

塔爾寺前一藏女

我一向對遊寺廟不感興趣。一來我不信佛不敬教，不想跑廟裡臨時抱佛腳異想天開；二來如今的廟宇銅臭味不比世俗地淡泊，甚至更加噁心，那些僧尼打扮的住持，跟泥濘成災的假冒偽劣產品一樣真假難辨，往往與一些無良導遊沆瀣一氣，變着法兒騙遊客的錢。所以我來西寧原本沒打算去塔爾寺。儘管旅遊書和旅遊網都指導我們，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寺廟之一，來西寧不去塔爾寺等於沒來。

不過我終究還是去了塔爾寺。那日，初秋的清雨淅淅瀝瀝下個不停，遊山逛水皆不宜，便尋思着：塔爾寺應當是室內遊，不妨去走一遭。

其實錯了。如我等非信眾類遊客造訪塔爾寺，又不是在有法會舉行的日子裡，大不必買昂貴的門票進入廟內，在室外瞻仰其宏偉壯闊的建築群足矣。大金瓦寺、小金瓦寺、花寺、大經堂、九間殿、如意塔、太平塔、菩提塔、過門塔等等寺院佛塔，多達一千餘座，走馬觀花地看，也得看上大半天，根本無暇去廟內觀賞那壁畫、堆繡和酥油花。所以那日我們的參觀都在露天裡，下雨自然給遊覽造成了嚴重影響。

且不说打着傘遮擋了視線，雨中登臨這佔地四十五萬平米的山寺，免不了泥一腳水一腳的踉蹌踉蹌。雖是下雨，熱門寺塔前人人還是很多，拍下的照片裡盡是打着傘的遊客，有座看去頗為堂皇的廟宇前人流較為稀落，忙跑過去一看，哈，門前立有一塊大木牌：殘疾人補票處。如此這般，我們在那迷宮般的寺塔群中匆匆轉了一圈就出來了。

來的時候是跟人拼的出租車，那車一直開到塔

爾寺大門前。出來時到門口一看，找不見一輛出租車了。問一門衛，告曰此地不准停出租車，要找車得順這條街走出去一公里左右，「那下面有個廣場，有車。」他朝山下一指道。我這才看見了廟前那條長長的商業街，這才看見了那間小店，邂逅了那名漂亮的藏女。

也許是因為下雨吧，跟其他旅遊地的商業街不同，這條街家家商舖門可羅雀。也跟其他地方的商舖經營者不同，不但不見有人站門口吆喝招客，往往連店堂裡都空蕩蕩闐無一人。這情景倒也與我這兩天的西寧印象相符。跟浮躁忙亂的內地城市大不一樣，這地方的居民大都行動遲緩，神情淡定，就連加油站裡也是一派悠閒，有着自己獨特的一套加油程序。司機進了站，不是自己先加好了油去交錢，而是耐心等待油站工作人員跛着方步過來為之操作：接油泵，計價，收錢。

「忙甚麼？」當我質疑他們幹嘛不快點時，那司機笑道：

「爭取時間多拉客多掙錢呀。」

「錢哪掙得完，唉，夠吃夠喝就行了。」

當我走進這間小店，看見那女子施施然從店堂後面一張小門出來時，心中又響起那司機的話。她不像個做生意的老闆娘，倒像個千呼萬喚始出來的琵琶女。

她也是確是給我們呼喚出來的。吸引我走進這間店舖的是那陣陣飄來的異香。這是一間主打藏香的店舖。奇的是，香氣直把我們從街上誘進店來，可進了店一看，並沒見哪個地方點着香，也不見一個人。「老闆！買香！」我們叫了半天，她才出來了。

她一身漢人打扮，可戴了一副藏人風味的頭飾；漢語說得很流利，但音調上卻聽得出藏人說漢語的生澀。

「我這香不用點，」女子微笑回答我們沒見點香的置疑，「把它往那兒一放就滿屋生香了。」

「啊，這甚麼香？」

「這是我們的藏香。」她語帶驕傲地道。

「真的假的？」

在旅遊勝地購物的上當受騙經歷都把我騙成居委會治安大媽了，看誰都像騙子小偷反革命，情不自禁就來上這麼一句。不過我立即看出這話放這兒說不合適，那藏女聽了，搖頭苦笑，一邊把手中的香往回收一邊道：

「我們藏人沒有假。或者你去別家看看。」

我的疑慮當然不會給她這麼句話打消。早在十多年前，我在深圳的一輛小巴上還碰到過一名西藏王子呢。當時假如不是真的身無分文，就給他騙得嗚呼哀哉了。不過眼下這女子實在是溫婉清秀，說話又這麼輕言細語。最主要的，是我喜歡這香味，它會伴隨着這兩天塔爾寺的記憶長留心底嗎？我便搭訕着道：

「你店裡就你一個人嗎？你先生呢？也不來幫幫你？」

「我先生不在了。」

「不在了？」

「對，一年前他出車禍走了。」

你猜怎麼着，這時我心中出現的第一感覺不是同情，而是更大的疑慮：怎麼到處都碰到這種遭遇了天災人禍的苦主？唉，都是讓那些賺人眼淚的電視節目給害的。

就在不久前，我還給一名在競技節目中含淚告慰他爹在天之靈的少年歌手捐款，結

果人家告訴我，他那含淚告白也是他表演的一部分，是節目搞手為之策劃的。

「哦，真不幸，」我的旅伴半是關切半是調侃地道：「你這麼年輕漂亮，快點找個男朋友，那就有人幫忙啦。」

誰知女子正色道：「我不會隨便交男朋友的，要去找找丈夫。」

她把拿出來給我們看的貨品一把拿起，收回櫃枱，似乎決心不跟我們這種冷血顧客囉嗦了。然而，正是這一動作令我心中一動，打定了主意：也許這真的是一名自強不息的烈性女子呢？我立即掏出錢包，照先前的議價買下了一大盒香。

這香此刻就在我身後的床頭櫃放着，幽幽香氣，不絕如縷。盒子上還寫有一個電話號，是那女子臨別時給我的：「要是你和你朋友喜歡這香，可以打這電話來找我。」她道，說時仍是一臉淡定的微笑。

我喜歡這香的氣味，也想再買，卻一直沒下決心打這電話。想找個專家鑒定一下這香的真假再說。



■塔爾寺

杜亦有道

阿杜

報載海天堂之龜苓膏不但發霉照賣，而且原料上用不知什麼廢品，冒充其所謂熬煉出來之「苓膏」完全不含龜板，原料中半點「龜」的成分都無，只是一盅黝黑的啞哩膏，如此之特製清潤奇效何來，真的老廣東口語「食你唔死算你夠運」，如今經醫務衛生署化驗公開，見諸各報，以後真的想找人買便難了，分店和廣告都特多的這個「苓膏」經此一役，會不會由此告一段落。

應治重罪

如今「假貨」被公開，市民普遍說真的「一文不值」，但想及港九各處大街小巷皆曾遍佈分店，一碗涼茶小碗分量的「苓膏」皆定價五、六十元一碗，其暴利之狠，「刮水」之狠，可說不足害人有餘，應抓之治重罪才是。

隨想國

與國

法國作家蒙田在《隨筆集》中曾說，「假如作為偽像真實一樣，只有一種可能，那麼我們將慶幸，只要反方向去想就可以了。但事實上，不符合真相卻有成千上萬種可能，有無限的範圍。」

真的，假如我們知道某人在說謊，我們只要往某人的話的相反去想，就得出真相了。但事實是否如此？照蒙田的說法，可惜不是如此。

問心無愧

比如俄羅斯總統普京曾經批評美國國務卿克里說謊，而美國國務院出來回應的話，是「克里問心無愧。這句話真是經典，因為只要問心無愧，就可以欺騙全世界的人了。到底敘利亞政府軍有沒有使用化學？似乎已經變得不再重要，因為只要敘利亞曾使用化學的痕跡留下，那就是不人道的，就可以動武去攻擊敘利亞了。因為不管用什麼方式去對付不人道的，都可以問心無愧。

菲律賓也是最擅長以問心無愧來說謊話的國家。台灣漁民遭菲律賓海防隊惡意槍殺，不就是大話連篇嗎？《文匯報》獲得照片，證實黃岩島海域並無混凝土，不就證實了菲律賓誣指中國即將在該處大興土木的謊言嗎？

菲律賓說謊，絕對是問心無愧的，因為菲律賓根本就沒有良心。台灣漁民慘死的事件，就可看出菲律賓良心何在？而日本首相在獲得奧運主辦權時說的核污水已受控，不也是一句問心無愧的謊言嗎？

所以，以問心無愧來搪塞謊言的，都是缺少良心的。如果人人都以問心無愧來說謊，這世上就再無真實了。

路地觀察

湯禎光

小兒一歲，是接種傳聞中最毒的疫苗——MMR的時候。在論壇中，不少人對此針有嚴重爭議。MMR——即麻疹、腮腺炎和德國麻疹混合疫苗（Measles, Mumps and Rubella）。這枚針一直是父母的心腹大患，孩子接種後反應一般劇烈，發燒會久久不退。從前，這三種疫苗陸續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研發，於一九七一年合併，廠和政府為了方便，自七十年代起，各地開始採用這種混合疫苗，給一歲下的小孩接種。

邪惡一歲針（一）

時至今日，不少醫學報告及藥劑人士早已警告，此混合疫苗可能會引起自閉症及腦炎等神經問題。尤其是當在自然環境中，三種病菌同時襲擊人體的機會十分低（當這個情況出現，比方一個人同時患上麻疹及德國麻疹，併發症出現的機會也相對增加。日本和英國曾經停用，但因為再度爆發德國麻疹而恢復使用。這麼多年來，不同國家的藥廠和政府都有賠償給自閉兒童的家庭，某程度上承認了疫苗對腦神經有影響，但由於德國麻疹等會引致併發症甚至死亡，各國繼續鼓勵家長為孩子接種疫苗。其實研究早已證實，無論是自然病菌又或是疫苗病菌，引起的併發症是相同的；也就是說，疫苗對大部分孩子來說，與本身的病菌一樣惡毒。

日本是發達國家裡，唯一承認這種混合劑是有問題的，故他們一直沿用較昂貴的獨立接種疫苗法（即分開三枝針，每次規定要相距多於四星期）。但他們沒有繼續研究的，是分開接種的麻疹針，其實與另外兩針的接種時間太近，同樣對自閉症起引導作用。因此，混合疫苗派多次引用日本例子作反證，因為有兩名醫生曾做統計，說明取消混合針後，自閉症個案持續高企。但他們沒有告訴公眾的，是這兩名醫生與藥廠有密切關係；而且在他們的研究中，根本不構成有效的「科學實驗」。不少人質疑這兩位醫生沒有用「科學」的方法去印證，連中學生用的「對照實驗」也沒有。

說回他們的結論，可惜的是他們有公佈「原始數據」。日本是於一九九二年開始停用混合疫苗，到一九九三年開始用獨立疫苗——即一九九二至九三年這一年，很多小孩是沒有接種任何與這三種病菌有關的疫苗。而從這兩位日本醫生的圖表來看，一九九一年出生的小孩，自閉症的個案下降了百分之二十，這一批正是一九九二至九三年倖免於疫苗一代的小孩。之後，一九九二年出生的孩子，因在一九九三年復用分開疫苗接種法，自閉症個案才再次攀升。下次再談。